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龍梅應出碟傳世

看完「龍情詩意半世紀」之後，想到龍劍笙和梅雪詩這兩位大老倌下一步應該怎麼走。從一個「非粉絲」的角度，馬上想到的就是找一家認真的媒體公司，在錄影廠製作一系列的龍梅戲寶光碟。為賺錢也好，為藝術承傳也好，這都是要趁現在還年輕能做之際要做的事。外國的演奏家歌唱家，莫不以為認真的唱片公司錄製經典樂章、出唱片影碟為事業的高峰，本地的藝術家也應走這條路；但不是紀錄演唱會的光碟，因有太多現場干擾，演出水準也不穩定，而是做一些高質足以流傳的精品專輯。

這想法一點不新，導演費穆早在一九四七年，就有把京戲用彩色電影紀錄下來的念頭，並找梅蘭芳相助演出，翌年在上海聯華攝影棚開拍中國人自製的第一部彩色舞台藝術片《生死恨》。費穆在一九四八年《生死恨》特刊序言裡這麼寫：「他（指梅）和他的同時代的伙伴——例如周信芳、蓋叫天兩位先生——幾乎一致地有了這樣的警覺。他們認為當代的平劇家的任務，已不僅在登台獻藝，供奉觀眾；也不僅在改革舊劇內容（那因為是改不勝改的原故），硬放天足；主要的有意義的工作，不如把夠得上水準的演技紀錄了，在夕陽黃昏，稍縱即逝的時候，留給人一點『規矩』，給人批判和給人觀摩。被接受還是被揚棄，由着時代的尺度來衡量。……經濟原因和社會的進步制度，將不容許襲用藝徒制度作育人材，一種比較標準的演技紀錄——利用電影的紀錄，或者合乎目前的需要。」（見黃愛玲編《詩人導演費穆》一零二頁）

或者有人擔心，師傅健在，徒兒不好做這些事，似有僭越之意。不過睿智的師傅，必以藝術的承傳為先，也必以徒兒能青出於藍為傲。龍梅的可愛，是從不板起面孔以藝術家自居，不過要做成這麼一件事，心底還是要當自己是一個藝術家，還要找可靠且能提升自己檔次的班底，方能水到渠成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美好生活標準

新年伊始，只想談美好的事。

「美好生活」這個名詞，好像很遙遠、很陌生了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小朋友隨意步行上學，可以繞過兩塊菜田，也可以沿着巴士馬路的行人綫，不必害怕陌生人騷擾，更不必校車護送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夏季裡逛街逛得口渴時，隨意選間茶餐廳，買杯紅荳冰或是菠蘿冰，大口大口灌下肚裡，涼進心中，不必掛慮什麼大腸桿菌和霍亂菌；郊外旅遊，經過一溪清水，洗手濯足，不必擔心什麼幽門螺旋菌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過年過節，一家大小圍坐一桌，你吃雞髀、我吃肥豬肉、他吃魚頭，樂也融融，不必畏懼禽流感、雪卡毒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扭開收音機，有悠揚悅耳的管弦音樂，也有旋律動人的金曲，不必忍受吊起嗓子對罵的人造噪音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電視熒光幕間中也有「叮噹」、「大雄」等角色出現，不要永遠讓「無敵掌門人」、「福祿壽」等霸佔舞台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路上每個途人都會點頭招呼，說聲早晨；隔籬鄰舍煮了一鍋湯水，拍門送來一碗。說來慚愧，現在住所一梯四伙，我連其餘三戶姓甚名誰都搞不清楚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每天下班之後，還有一輪將落未落的紅日，伴照着我歸家的路途。不必念着還有未了的工作，不趕着完成的話會受上司責罵。

我的美好生活標準是：每天早上打開報紙，只有一條小字標題：「今天沒有新聞」！

琴台聚客

黃仲鳴

鴉與燕

童年時在鄉間，最常見的鳥是燕子和烏鴉。我喜歡燕子。尋常百姓家的屋簷底下，總有一個燕窩。在野外，常遇到的是烏鴉，一群群的，三三兩兩的，聚集在荒野墳頭、亂葬崗一帶。黑黑的身軀，很陰冷很恐怖。

來港讀小學，六年級時讀了魯迅的《藥》，末段墳場那隻烏鴉，「在筆直的樹枝間，縮着頭，鐵鑄一般站着」，我便覺得奇怪，我見過的烏鴉，很少是獨處的。老師說，這意象很好，跟着說了一大堆話，我們不懂，也忘記了。總之討厭烏鴉就是。過年過節時，大人每勸我們不得亂說話，不要做「烏鴉嘴」。

甚麼叫「烏鴉嘴」？回校問教博物課的老師。他說，烏鴉嗜食發爛惡臭的腐肉，牠的嗅覺異常靈敏，能聞到從地下散發出的腐屍味而在墳地徘徊；甚至還能嗅到病人臨死前所發出的特殊異味，發出異樣的叫聲，這是不祥的叫聲。加上吃腐肉的嘴，其臭難聞。「烏鴉嘴」的意思就是特別臭，特別可惡，借喻好事不靈，壞事卻靈。

原來如此。魯迅那隻站在墳場樹枝上的烏鴉，不止意象豐富，還有科學解釋。

因此，一直不愛詭秘的烏鴉。那年那月，看了一部英國博里亞．薩克斯的小書：《烏鴉》（魏思靜譯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二〇〇九年四月），對烏鴉的印象竟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觀。

薩克斯這部書圖文並茂，細分鴉的種類。原來普為人喜愛的喜鵲，也屬鴉科動物。在中國民間傳說裡，喜鵲不僅是「報喜鳥」，還是善良的使者，戀人的守護者。而「報惡」的烏鴉，也細分為食腐鴉、冠鴉、美洲鴉、渡鴉、禿鼻烏鴉、寒鴉等。自此眼界大開。

薩克斯列舉例證，指烏鴉是「智慧鳥」。在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亞島，烏鴉擁有他們的覓食「工具箱」。用一根銳利的樹枝做成撥火棍，戳刺藏在棕櫚樹葉叢中的小蟲子；用一隻由一支彎曲的樹枝精心製成的鈎子，將小蟲子從洞穴中挖出來；用葉脈做成鋸子，切開和刺穿蟲子。在日本仙台，更發現食腐鴉銜着一顆胡桃在路邊等待，等到交通訊號燈由綠變紅，便飛下來，將堅果丟在車輪前，待輾碎外殼後，再飛回撿食。芬蘭漁民在冰上鑿出一個個洞來釣魚，冠鴉待漁民離去後，便將魚線拽出水面，偷吃捕到的魚。

烏鴉這些「聰明才智」，薩克斯說之甚多，不再舉了。聰明還聰明，烏鴉的習性畢竟不為人所喜。單純的燕子，愛鄉愛巢愛子女的燕子，「一年一度燕歸來」，無論冬天飛去多遠，總能在春天飛回舊窩，產卵繁育教導下一代。年輕時認識一女子，愛叫她「燕子」，因為「仙人掌重初承露，燕子腰輕欲受風」。然而，她一飛就飛走了，並非如「春燕年年戀故家」，她沒歸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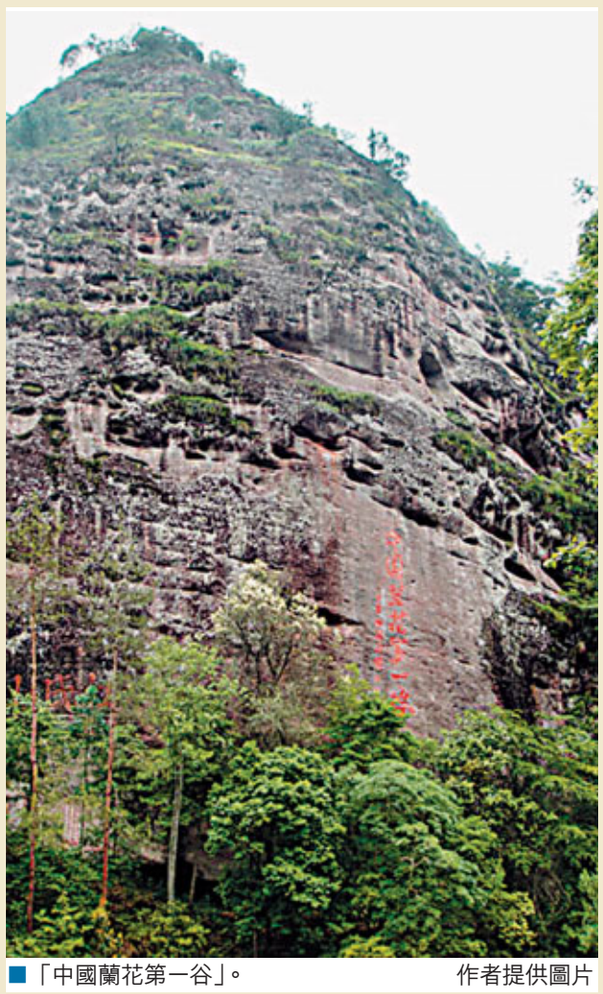
對燕子，我始終認為可愛：聰明的烏鴉，怎也可愛不起來。

■一部研究烏鴉的好書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尋蘭之旅

白家廊 盧一心

福建省邵武市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坐落於邵武市天成奇峽風景區，該景區是泰寧世界地質公園重要組成部分。入口處有一座木門，十分簡易，幾根木頭搭建成，上面蓋一塊綠色透明光板，兩邊門柱子掛幅對聯，中間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下還有塊木板寫着「一線天」。我猜想，「一線天」大約就是指入谷那條道吧，只見兩邊都是高聳的山壁，谷道狹窄，果有「一線天」的感覺。進入谷門，可以看見左邊山壁上題有「別有洞天」四個紅色大字，走進去，每隔一段路兩邊山壁上便掛有一盆蘭花，每盆蘭花下都附有簡介，仔細一看，前面那幾盆蘭花分別以「春、夏、秋、冬」四季命名，儼然四位絕色佳人在路口笑臉迎接客人的到來。一路進去，大大小小的蘭花分置兩旁，或掛半壁，或放路邊，也不乏自然生長的各種草木，而這等僻靜幽雅之處自然是蘭草最佳修身之地。由於中國蘭花第一谷的地質接近於泰寧的丹霞地貌，故其山峰也是非常有特色，斑駁陸離不說，周圍草木特徵也以清雅為主，譬如除了蘭草之外，沿途半壁上的百合和杜鵑也是爭奇鬥艷，毫不遜色，吸引眼球。夢幻之間，會誤為當地山寨姑娘站在山嶺上歡歌或駐足觀看每個入谷的遊客，彷彿有意從中挑選如意情郎，風景果真這邊獨好。



■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。 作者提供圖片

蘭花的葉、花和香味，獨具四清，即氣清、色清、神清、韻清，以高潔、清雅的特點令天下雅士傾倒，古今文人墨客無不垂愛之極。孔子曾說：「芷蘭生幽谷，不以無人而不芳，君子修道立德，不為窮困而改節。」唐代大詩人李白也留下「幽蘭香風遠，蕙草流芳根。」等名句。難怪蘭花有「花中君子」之雅稱，古代文人常把詩文之美喻為「蘭章」，把友誼之真喻為「蘭交」，把良友喻為「蘭客」，果然有獨到見解，也足見其喜愛程度。一種花能上升到如此地位，自是不凡。

據我所知，邵武市之所以會把天成奇峽風景區包裝成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，除了因谷裡自然植被未被破壞，是生長蘭花天然之地外，更因為該谷裡還有一種特殊的蘭花品種，叫「孝心蘭」。提起「孝心蘭」，邵武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正因為如此，生長「孝心蘭」的那個谷就被稱為「孝心谷」。說實話，邵武市着力打造這張名片是很有眼光的，也是很有潛力的。不過，邵武市能否把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打響，還要看以後的宣傳和對文化的理解和挖掘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影響歷史的最主要元素是文化，如何將景點文化提升到歷史的地位至關重要。

■蘭花以高潔、清雅的特點令人傾倒。 網上圖片

據說，「孝心蘭」的故事是這樣的：據傳，清朝道光甲午年間，福建省邵武府大阜崗江阜村有個大財主叫江敦御，以經營邵武特產「白料紙」發家。其心至孝，每當從外地經商歸來，都要將在外所見的新鮮事說給老母親聽。特別是經常在老母親面前誇耀南京的建築如何富麗堂皇、風景如何秀麗宜人、街市如何繁華熱鬧。老母親聽得心動，要兒子帶她去南京開開眼界，見識見識。江敦御這下可為難了，這裡到南京千里迢迢，交通又不便。老母親年事已高，就算坐轎，這一路顛簸，老人家如何經受得起。但是，老人這一願望又不能不滿足她，怎麼辦呢？他絞盡腦汁，想出了一個辦法：在風景秀麗的天成奇峽一帶選擇一塊風水寶地，仿照南京的皇家園林式樣，建造一座「南京堂」，以供老母親頤養天年。由於老母親生平愛蘭，在選擇地址時，他特意選擇了一個蘭花遍野的山谷，又跑了一趟南京，請名師繪製了南京的皇家園林建築圖樣，回來就僱請了大批能工巧匠，在天成奇峽景區建造「南京堂」。建好的「南京堂」殿堂、亭閣、水榭、橋廊，樣樣不缺，就跟南京城裡的皇家園林一樣更兼谷內四季蘭香馥郁，另外還收集到一些當地奇珍蘭花，供老母親品嚐把玩。後來，有好事者告到官府，說江敦御仿建皇家園林，圖謀不軌。因為這事江氏差點被朝廷滿門抄斬，欽差了解真相後如實奏明朝廷才免去大禍，且因禍得福，成就數百年佳話。這也正是「江氏山莊」遺址的由來。

讓我想不明白的是，邵武市政府何以要把「孝心谷」打造成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，何不把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改成邵武「孝心谷」，豈不更好？進入山谷，半路上可看到有一座山峰清秀透奇，半壁上題寫着「中國蘭花第一谷」字樣，旁邊還有落款，因距離太遠，落款名看不太清楚，據稱乃國內蘭花界某名人所題。不禁莞爾，大凡名人走到哪都有人爭着請其題字，而其本人也樂意為之，真乃中國古今一大風景。不過，我並不苟同，我見過有些景點就是被某些所謂的名人題壞了風景，甚為可惜並引為遺憾。中國人有個習慣，似乎什麼都想爭個「第一」，彷彿只要封個「第一」，便天下無敵了，哪怕是自封的。請問，這個「第一」經過考證了麼？又經過認證了麼？若沒有，這樣的虛名豈不成了「武大郎」心態了？

思旋天地

思旋

危中有機

每年送舊迎新歲初的日子，少不了的是出現於媒體的「回顧與展望」、名人文章及訪談錄，可觀性甚高。其實名人也好，個人也罷，回顧是總結經驗，為的是部署展望計劃將來，創造新輝煌的明天。從北京派調香港中聯辦工作，從初抵港任副主任後接任高祀仁主任一職的彭清華，轉眼八年，這位原籍湖北，在北京大學修讀哲學的他，務實作風深受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所支持愛戴。香港這本看似易讀實是頗難讀的這本書，對於精於研究的博士生彭清華來說，「香港這本書」看來早已深入研究了解清楚矣。性情中人的彭主任在歲晚接受黃揚略社長訪問時坦言強調「我對香港經濟有信心！」出自主管中央駐港辦公室頗具權威的評點，特別是彭主任鏗鏘有力一一解讀香港在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中的定位與機遇，並詮釋李克強訪港期間帶來中央挺港「36」條的重大意義。溫文爾雅的彭清華主任還介紹了當前有關政策落實的最新進展。他實事求是指出，香港經濟在大環境不景氣的環境下，呈下行趨勢，展望未來，面對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，作為高度開放，以服務業為主的小型城市經濟體，他指出香港資本主義存在隱憂，實體經濟經營環境趨於嚴峻，出口持續下滑。雖然確實潛在風險，但彭清華作出判斷總結「香港是危中有機，機遇大於挑戰。我對香港經濟有信心。」

事實上，香港自「九七」回歸後，不幸碰上多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、金融風暴，幸而香港有祖國作靠山，陸續給予「撐港」、「挺港」、「利港」政策，「CEPA」簽署、「十二五」香港定位、支持香港成為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以及「36招」挺港大禮等等，在風雨飄搖困境中，港人信心從低谷升起。要知道營商之道首重信心，祖國挺港為港帶來新機遇，一如彭清華主任所指中央挺港政策陸續有來。不過，港人更大的信心見基於期望政府更好地把政策落實。

杜亦有道

阿杜

難解的死結

如此下來，歐洲的經濟一定全面破產，絕對沒得救的。歐盟有十國都是先使未來錢，先享未來福，十國都是生產力不足，消費大超標的。十國都想從旁邊之歐盟國得到利益，但十國都是懶人，財富如何分配？從來都是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，希臘和意大利之民眾示威作反，原來都是不肯應政府要求一周工作五天，要求加福利，增些少稅收就全國大反，當初德國帶頭組歐盟，是德人祖宗希特勒武力做不成歐亞領袖，企圖用和平方法組成歐盟由他們做大阿哥，法國附和也是想從中取威勢，其他四國都是懶惰窮鬼，一頓下午茶可以坐三個半小時，一頓晚餐習慣了吃半晚，如此習慣如何生產？所以拖下去，一定全歐洲拖「瓜」。

回看我們中國，山西煤礦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，工資只有十元八塊，農民辛勞生產糧食自己不得溫飽，但中國和印度一樣只有一大特色——人多，如此龐大之生產團隊，中和平衡了世界的懶惰庫，但中國和印度能撐多久？看來遲早到了世界沉沒的一天。

中國平民百姓含辛茹苦，世界經濟倉的周轉下間接接濟了歐盟的懶人享樂大隊，如此展望，香港的股市如何能有大興旺的一天，看來只有盲公潛水——愈浸愈深。明智者三十六着走為上着，務求在自己有生之年，活在當下，吃得好點，住得好點，便算奢求？想自己也變作歐盟亂葬崗乎？

詩幻留形

陳智德

晚期青年角度的理想思考

電視劇《天與地》有很多吸引我觀看的地方，而最初的原因是劇中多次出現的BEYOND歌曲。正如我多年前寫過的一篇文章提出，BEYOND的歌曲反覆提出追求理想的問題，《天與地》也在不同角度呼應之，不同的是，BEYOND歌曲的理想呼求是站在青年角度，而《天與地》對理想的思考是站在「後青年」或「晚期青年」，簡單地說即是中年人的角度，對理想的局限和近乎不可能實現的處境，有更深刻也更痛切而寫實的反映，由對理想的反省，最後再直指人性的暗淡和重現。種種反映和反思過後，難得《天與地》並沒有否定青年角度的理想，因此沒有跌入青年思考與中年思考二分對立的圈套。

在製作上，該劇也運用了很多不同的拍攝方法，如以時空交錯處理過去與當下的關係，暗示人物的心路歷程代替直述和自白，也較多拍攝實景以加強真實感，更引領觀眾關注更大範圍的事物，而不再局限於一般電視劇的家庭倫理糾紛、愛情瓜葛、辦公室政治等，我想該劇的製作人、編劇和導演一定經過多番思考和掙扎，才決定拍出這樣的電視劇。

香港是有多久沒有這樣的電視劇了？大眾傳播機關除了新聞節目外，也有多久沒表達過對現實世界的看法？連電視劇主題曲也許久沒聽過有份量的歌曲，今次《天與地》的主題曲由黃貫中作曲、填詞和主唱，是少數的例子。電視劇也許有電視劇本身的市場，觀眾的口味多樣，尤其電視劇的娛樂性本質應予尊重，故也不能有太多苛求，電視台大部分劇集相信仍會以家庭倫理糾紛、愛情瓜葛、辦公室政治為主，繼續以煽情和平白的手法吸引觀眾，這本來是應該存在而且應予尊重的，只期望像《天與地》這樣較創新的電視劇，仍可以得到它存在的空間。